

主題 | 《殖民下的文明化空間與文青生活》

時間 | 2019年5月23日(週四)14:00~16:00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 國際會議廳 第二演講室

講者 | 陳文松、凌宗魁、黃亞歷

主辦單位 |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本木工作室

共同主辦單位 | 國立台灣文學館、成大藝術中心、成大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成功大學文學院、成大多元文化研究中心、成大台灣文學系

主辦單位：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的系列講座的首場。這個講座是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還有本木工作室，還有就是成大的藝術中心、人社中心、多元中心、文學院共同合辦的，很高興大家今天抽空來參與。不知道在場觀眾朋友，有沒有印象 2015 年底，導演他推出了一部非常特別，引起當時大家注目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這部紀錄片如果有看過的朋友都知道，他用特殊而且細膩的手法，結合一些歷史物件文獻，以及作家的生命經歷，還有當時國際的前衛藝術，用非常特殊的畫面跟手法來呈現一個 1930 年代台灣，不能說被遺忘，但的確是比較少被提起的，一個超現實文學的詩人團體風車詩社。他讓這個詩社透過那一場紀錄片又重現在觀眾的眼前，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說印象深刻。在那之後一直到今年 2019 年，導演他又結合了一群策展的團隊，將要在 6 月底，台中的國立美術館，推出一個結合當代的科技藝術還有裝置藝術還有影音與劇團，一個新型態、很特殊的展覽，也邀請大家繼續共同關注。那今天黃亞歷導演也來到現場，我們就請黃亞歷導演來致詞，謝謝。

黃亞歷：各位台南的朋友大家好，很謝謝台積電跟成大這麼重要的夥伴，跟我們一起合作，今天才有機會在這邊進行座談介紹給大家。這個活動是一個系列活動，我不曉得它的盡頭在哪裡，因為我們其實還在繼續募款中。很慶幸的是，首先募款到的是台南，這彌補了我 2016 年在台南上映一個慘敗的情形，因為當時在台北的狀況，迴響是非常好的。但到台南之後，我們就覺得台南絕對不能太慘，因為他它風車詩社的故鄉，所以我們非常努力地在排院線，但聽說每一場院線的狀況是非常冷清。我也聽說文松老師坐在電影院裡面，在想他可能是坐在 100 多席的空位裡面的零星幾位吧！當時我很沮喪的是，台南沒有好好推廣，下院線之後，我又到處問，有沒有台南的朋友可以幫我介紹場地，可不可以多辦一些座談，為的就是讓台南的民眾比別的地方更了解風車，這是我一點點個人心願。而當時也陸續認識了一些台南新的朋友，也多做了一些教育。雖然已經沒辦法再進院線，但我也突然意識到，要在台南辦活動推活動，尤其文學方面的，其實難度很高。所以後來我們這個「共時的星叢」系列活動能夠遇到成大、遇到台灣文學館，以及願意支持的企業，這非常關鍵，因為這些可能是能夠凝聚關心藝文族群的一個很重要的基地。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場的朋友，如果你對台南有更多的關心，希望可以把這個主題介紹給你身邊的，不管是不是台南人，只要對台灣文化還有一點點熱情，就可以把這個展覽活動介紹給他。

那今天這個延伸的系列活動選了四個主題，都會環繞在日本時代，甚至跟前衛文藝文學有些相關的討論，像今天特別邀請到宗魁老師，他可能就會從建築相關的主題跟大家來分享，而文松老師從摩登時代各種精彩的面向來串接。那這些都是過去我們對日本時期常常最缺乏最陌生的一些區塊，也跟風車詩社有相關。如果你暑假有空來看展覽，我相信了解的不是風車詩社，而是他們背後時代跟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有從風車身上，同時看到其他藝術家的生命力。我在這邊簡單地問一下，有聽過陳澄波的舉手一下。好多哦。有聽過鄧南光的舉手，這是高比例。有聽過陳植棋的？那有聽過李火增的？我覺得這一場是意外的一場，因為我們隨機地問，所有認識的朋友，幾乎有高比例的都只認識陳澄波，其他都沒聽過。這一場應該是

異於平常的一場，所以我很期待在Q A的時候，大家可以分享你們的感受或是提問，或是幫朋友提問，讓這個座談有更充分的可能跟互動，也讓老師更感覺到台南的溫暖。接下來我們還有三場活動，下一場會在台文講堂，也是在成大校園裡面，另外兩場就會在台灣文學館，也都希望可以再看到大家，也許可以看到更多你們的朋友來加入。也期待在七八月到九月中，在國立台灣美術館的展覽，可以看到大家在裡面指指點點的，或專注地用我們設計的聲音設備來看展覽，而不是過去像填鴨式的聲音導覽。這個就是國美館第一步新的嘗試，我們正在努力，讓國美館成為一個更國際觀的國家美術館，這是這個展覽唯一可以做到一點新的嘗試，也期待大家的蒞臨。那就歡迎兩位老師。

主辦單位：老師先就座的期間，我先簡單介紹兩位老師。兩位老師今天要跟我們介紹的是，殖民下的文化空間與文青生活。陳文松老師他現在是我們成大歷史系的副教授，研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政策史還有生活史，老師的研究和著作都很有趣，他現在研究殖民統治時期，其實離我們的日常生活很接近。他今年年初也出了《來去府城透透氣》這本書，這本書就是他透過也台南第一位日治時期文學家，吳新榮，一位醫生，以他的作品以及日記來研究當時的文青娛樂。我想我們今天也會在演講當中聽到老師很多這方面的訊息。

另一位講師是凌宗魁先生，凌宗魁先生現在是國立台灣博物館，就是在二二八旁邊的，規劃師，老師他也有幾本非常精彩的著作，像是《紙上明治村》，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這一系列的書可以看到老師對台灣的古建築，還有一些已經消失的空間，就是他們透過圖文去呈現這些消失的空間。我們也很期待，老師在訪談當中不斷拋出這些東西讓大家討論，去了解我們自己的過往，也許我們會看到一個關於未來，台灣人不一樣的視野跟想像。今天很歡迎這兩位講師，來談談看殖民下的文青生活，文青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大家熱烈歡迎這兩位講師。

陳文松：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很榮幸可以跟我的偶像凌宗魁老師，一起對談但也很隨性的，所以最後變成獨唱獨角戲也不一定，其實都無所謂。最主要是在這個空間裡面，大家是共時，像這個主題共時的星叢，我們把人，也就是各位是會移動的星星，所以我們居住在同一個空間裡面，那在這裡面其實就回到日曜日式的散步者。日曜日其實是一個日文，意思是大家可以休息、聊天的時間，那個時間在某個空間裡面。風車詩社是來自法國，法國最有影響的是沙龍文化，我常常提到研究空間的是哈柏瑪斯這些學者。後來我看漢納鄂蘭的書，我是流行完才想看，流行時我都不看。等到沈澱下來之後，好像大家都看過，裡面也提到這種公共空間，但是他的詮釋好像更貼近我的一個想法。因為在日治時期，殖民統治時期是很多日本人在這個城市裡面，他們都掌握著資源，控制著你的思想與一舉一動。大家常常推及到白色恐怖，我們在日治時期雖然不會當作白色恐怖，但其實也是另一種恐怖，台灣人在這個夾縫中要求生存。所以他必須要設法不要馬上被槍斃，他知道不會被槍斃，才可以有那種內心的餘裕，那種餘裕也許是一種思想的層面，他會想去突破，你會發現，那是有個時代的轉換，在日治的五十年當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今天的對談，或我們提到的風車詩社，它會出現在那個時代，除了去了解這個時代為什麼重要，你也要對之前之後做些對比。

風車詩社是在府城，我研究的對象吳新榮他也常常來府城，我再隨機問一下，有看過我這本書的請舉手，比日曜日式的散步者更少就對了。有看過《紙上明治村》的請舉手，一定是很多，所以我今天是跟網紅對談，我們自抬身價一下。吳新榮其實跟風車詩社也有往來，有趣的是他們都是在1933年，比如說吳新榮在1933年成立「青風會」，吃喝玩樂，但就沒幾天就失敗了。但是風車詩社在1933年，楊熾昌他們回來之後開始，那這些當時的文壇，你可以注意到都是1930年之後。所以我們今天要談文明文化的空間，其實你要追到前面，它是殖民時期的文明文化空間，文青也不是現在的文青這麼簡單。那時候的文青，第一個要追求

的是「紙」paper的空間，因為言論都是官方的，《臺灣日日新報》，還有各種雜誌。你說台灣有一個《台灣民報》，那是1920年代之後，那時候的青年叫作政治青年，他們寫文章跟詩，就是為了要跟殖民政府對衝嘛，他們就是為了爭取的是這個書寫的空間，那這個書寫的空間的醞釀，大概是前面的醞釀，才讓他們有辦法書寫，包括用不同的語文書寫。然後開始1931年之後，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必須要轉化，所以他可能借用國外的，不管是什麼流派，他在透過文學的呈現，不想談政治，他覺得不可以跟前面那個時代一樣這麼談政治。

也許風車詩社是一個很藝術、前衛的。你可以說鹽分地帶的文學，是現實感很重的，文學裡面照樣還是批評當時的資本家，譬如就是製糖株式會社，就是資本家，到後面也是統治者，有點間接，反正你所成立的機構我都把你當成你的代表。但問題是，很多這些公共空間，林百貨1933年左右蓋的，那你要不要去？去吳新榮要不要去？要去啊。雖然他也是殖民者蓋的，但他要去。所以1930年代在整個殖民統治的都市規劃裡面，等於是一個成熟期，當時的規劃就幾乎等於是現在的台南了，尤其這些空間重新活化的時候，你會覺得更像。我在讀《吳新榮日記》的時候，因為我不是府城人，為了瞭解府城，我就讀他的日記，發現他來台南跟我來的地方都差不多，就是去吃小吃，逛林百貨或者去看電影。這個當然是一個空間，是一個殖民者所規劃出來的空間，當初他的目的也許是為了日本人本身實際的需求，或者把一些文明蓋進來，但這些文明是我所掌控、詮釋的，而很多空間你一把它生產出來之後，它就自己走出他的生命了。所以當時的文化人，就是吳新榮他們，當時比較常用文青。他們看電影的時候，是在府城的周邊「草地」，他們來府城是看院線片。《日曜日式的散步者》其實在第一輪的時候也許沒有……但第二輪的時候就會更多人去看，比如說全美，我比較常看的也是全美。他們常常會在周邊的這些「草地」，常常會面的地方其實是在電影院。

我覺得這個是楊熾昌就風車詩社可以代表的是，在府城報社這邊任職的這些文化人，他們也是一樣要去抵抗或是掙脫出被殖民被宰治的空間，但他又開始有這些流動，所以這些人也有在附近的。其中張良典醫師最近又浮現在我的人格腦海裡面，車路墘出去，就是他戰後在那邊開業的地方，因為他也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所以他們這幾個在戰後有些都進入糖廠去工作。鹽分地帶也有這種情形，因為在日治時期台灣的糖業是非常可怕的，是全台灣很多地都變成製糖會社的土地，所以戰後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台糖那麼多地不是沒有原因。車路墘一個很有趣的位置就是，他隔壁就是仁德糖廠，那所以他們後來這些人，好像會覺得府城這區域已經是受控制，所以他們會往周邊跑、居住，有點隱居的感覺。不過這些傢伙還是存在，像葉石濤，他以前在左營，每天要來府城上班，有陣子他就在文賢國小當老師，那時候大概是60年代，他每次都在保安車站下車去找朋友，就是張良典這些人。那個時候的保安車站其實是個貧窮的地方，所以感覺上他們在這時候管制鹽分地帶的人，還是在府城的這些知識份子。他們在日治跟戰後其實都受了很多苦難，但是他們有一個特色就是，這些團體基本上沒辦法撐很久，因為在30年代後期又面對不一樣的情形。我想這個部分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一下，風車詩社其實在台灣各地也有這樣類似文化人或文化青年，他們在面對不同事情的時候，都要找自己的出路，一個人面對太累，所以就要找一群。那找一群人，有時候也會碰到日本人，尤其這個日本人是比較不同的殖民者，所以在後來的《民俗台灣》裡面，就有更大一群的台灣文化人投入民俗文化工作，這些對戰後對台灣都有相當多的影響，我想我先談到這裡。請凌老師來分享一下。

凌宗魁：剛剛陳老師有提到糖廠這這件事情，會讓我想到了庄司總一，就是寫《陳夫人》，內容講一個台南世家，有一個日本媳婦的日常生活，是很精彩的鄉土劇，有興趣可以找來看。裡面就有講到家族因為要經營製糖會社，把他們家的田改成種甘蔗，開始設置一些處理的工廠，找進農業學校的，受過現代知識教育的農業青年。可是碰到政策，有一天政府想說要把

這些製糖會社收購、併購，他們是沒有說「不」的權力的，本來都已經想好要做什麼，但是政策上因為計畫緊急，就說不用做，或你就當我的下線。而他經營這麼久的產業，養這麼多的人，全都變成併購到大的公司裡面。這種我們現在雖然有點難以想像，但其實這就是一個時代，我們看到日本時代對經濟的掌控，有專賣局來調度、調控資源。那戰後當然也有行政長官公署，也有公賣局，一直到現在，好像我們應該相較於世界其他地方，市場自由度比較高，但還是有這麼多國營事業、官股，名義上什麼什麼的公司，九成以上都是官股，都是台灣的歷史背景。這就影響到這些空間地景，好像是民間力量塑造出來的田野景觀，但變成國家力量的時候，就會有些體制上的改變，都會加進什麼設備呀，或都使用什麼採收的方式。那在城市裡面，比方說城鎮或一些街庄的地方，就是會有那種配銷署，會有那種門市，建築也都會是系統性的，有他們自己的營繕單位、地區設計，就會看到說，全台灣的一看那個房子，雖然你從來沒去過那個地方，但你大概就會知道說，他應該是警察局或製糖會社的儲藏所，或者他應該是銀行，就是看到那種建築，會代表一種時代的氛圍，蠻好玩的，就是從空間裡面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時代的人，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痕跡，所留下來的塑造出來的空間的痕跡。

剛剛陳老師也有提到公會堂，台南的公會堂大家應該都有去過，因為現在很多活動，然後旁邊也是公園，還有一種餐飲業的複合式的經營，最近又有紀念館，很熱鬧的地方。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他在台灣的公會堂裡面，是相當特別的歷程，他不是一開始蓋出來就是公會堂。像台北的那個，他蓋的時候就知道是要很明確地知道那是公會堂，台中的新竹的也是，或者是高雄。但台南這個本來叫做台南公館，本來是吳園，最早是何斌紮的庭園，後來他變成，日本人聚會的。我們現在因為工作關係，會看到很多日本時代的寫真帖，就會看到很多日本時代的上流家庭，會把他們拍的相簿，跟哪個大人物合照過的、府城遊歷拍成一本。然後就會發現，會使用公會堂的，尤其是大正時期、早期，基本上都是日本人為主。但是後來大正民主之後，就有公會堂聚會的需求，因為有這樣的房子，於是他就變成公會堂了，所以他也算是先有空間，但因應時代的需求，他就不需要再新蓋一座，他的機能可以有聚會表演，也提供一些營運，他甚至還有很好的戶外空間。這是台南比較不一樣的，如果每個城市都有都市計畫，但是台南當然也有這麼多，我們看到的圓環，也是被計畫出來的。但他有很強的原本漢人生活出來的空間，還有原本早期日本人來到這邊之後，他們自己的生活群體、社交圈、活動的範圍，跟一般本島人比較傳統的市街，是用市區改正來作區劃。

剛才我來這邊之前才去了最近開的合同廳舍，消防博物館，那邊有非常有趣的展覽的內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住吉秀松，那個住吉組的，他是一個營造廠的老闆，自己本身因為日本時代有個消防組合的傳統，這些人知道怎麼蓋房子，所以知道發生火災的時候怎麼去拆房子能夠最有效率的拆出一個防火巷，讓起火的地方燒完。他就有提到他的事蹟還有他們家族的居住，跟墳墓在哪，我看到他有很多女兒，嫁出去之後其實都住在附近，身為一個父親應該是蠻幸福的，好像有一個女兒是嫁給鶯料理的，有一個是嫁給台南測候所的站長，這樣子一個生活圈。現在的情況也蠻樂見，以湯德章為核心，附近我們看到以前的警察署也變成博物館，再遠一點的神社也變成美術館，法院也變成美術館。我剛才聽陳老師講才知道，就是日本人用這種很宏觀的，如果可以去治理台灣台南一百年的話，他是想要把這邊變成很長久的美術館，或者是博物館的展覽區。

我今天之前只知道吳汝祥宅，因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那個地方，等於是一個聖跡這樣，然後後來還有兩廣會館，他是廣東廣西的銅像在這邊那個，結果被美軍空襲炸掉這樣子。他們算是日本時代的博物館聯盟，就是他跟台北的新公園博物館，還有台中的行啟紀念館，是總督府文教體系下的一個系統是可以互相輪展，共同協辦一些活動的。可是台南用的都是老房

子，清代的老房子，不像台北台中都是蓋一個新的館舍。今天我聽到之後才知道，如果日本人在台南夠久的時間，會長出更多美術館，他是有心計畫，只是還來不及蓋，每次來都很有收穫，來台南就是很開心。剛陳老師有提到，我們現在共時在這邊，就是同樣的時間，然後大家處在同一個空間裡面，那我談星叢，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那個共時拉蠻遠的，就是從日本時代一開始到結束，跟台灣有淵源的畫家的作品，我就用投影片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一定會先介紹石川（欽一郎），因為他是所謂的四大老師，從他之後才開始有學院、有系統的西洋畫教育，他本身是走蠻英國式水彩風風格。那我先放得這張是（《豐原》），非常常見的臺灣鄉間景色，他喜歡畫樹，是那種水分非常多的樹。他對台灣的色彩描述就是，如果日本人是那種很淡漠，彩度不高，霧很重，那台灣則是那種水氣很重，但那個陽光、在低緯度的折射之下，彩度跟明度都很高，很鮮豔，然後他會加一個小廟，可能是土地公廟，可能是民宅，在他的構圖中常出現這種主題。這個是他喜歡的台灣，為什麼我講他喜歡，因為他的作品裡面大概六七成都在畫這種東西，他看到這個就會覺得可以入畫，他會身上帶著速寫本、筆記本，等他離開台灣之後，他再畫這些東西。因為他平常畫的就發表在《臺灣日日新報》或發表在什麼上面小專欄，再集進畫冊，就會看到他其實最常描述的是自然景色當中，用人文的素材點綴在裡面，但是這是石川老師的喜歡，我本人是學建築的，對於這種日本時代的近代畫的這種西洋式建築比較有興趣，所以我今天挑選他比較多的作品。

先對比一下，台灣的畫家，可能是他的學生輩，這個很有名的陳慧坤（《故鄉龍井》，1928），他在畫他的「台中人」，他也是一個人這樣走過去，然後背景因為這是他們家的，就描繪得比較細緻一點。所以在所謂現代化浪潮或西洋畫的這種情況之下，在當時還是有很多我們如果六七零年代，就會說這個叫做鄉土藝術運動，或者那種描繪本土的。但其實日本時代對這種家鄉的自然風景的寫生，也是有蠻多畫家。包括再談一個葉火城，也是豐原人，這張很有趣（1928），我通常看到這個畫，我不知道他在畫哪裡的時候，我就會把它放在網路上面，就會開始有人幫我解答，全世界的高手都不知道躲在哪個地方，他就會講說這一看就是哪裡，感謝他。可是，這張是我貼了好幾年，沒有人知道這是哪，真的很神秘，但我覺得這張畫有趣的元素是，我們看到右上角有很多連續的煙囪，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煙囪長得很不自然，一般工廠的煙囪不會長這樣。比如說糖廠的地景，他可能會有一根超級大的，紙廠或樟腦廠、鴉片工廠大概兩三根這樣的感覺。這個看起來像是什麼呢？像扇形車庫，就是以前台灣有好幾個大城市，現在只剩下彰化的，但其實以前新竹、台中、嘉義很多地方都有那種火車，在轉盤上面可以回到他的家裡面，他的那個上面有他的白煙。這個一定是大城市才會有，但這個取景又非常鄉間景色，有田、有樹、有彎曲的小徑，沒有經過都市計畫的，還有傳統台灣人廟宇的建築，很有趣，其實也不知道要講什麼，但是想請各位幫我解答。我最近才去台南原水道局，上面也是煙囪，那個是一個排濕氣的，不知道是不是在淨水場旁邊。像陳澄波有畫過淨水場，他是嘉義人，但他去台北念書的時候，去找寫生的地方，特別去畫公館的水源地，就描繪那些，有點像是台南山上水場，我再去對對看。

觀眾：這邊好像是紅土嗎？

凌宗魁：你說顏色嗎？感覺像是在種東西，這邊應該是作物，對當然有可能他本身的土質是紅土。

觀眾：那如果是紅土，會不會是在鐵砧山？

凌宗魁：哦～大甲、外埔？地緣關係有可能，我去問看看我外埔的朋友有沒有認識，謝謝大家的幫忙。

回到石川老師，他畫西洋建築不是去凸顯日本人帶來的文明跟壯闊，我倒覺得有點蒼涼的感覺，有點在侵入原本台灣純樸的自然地景，像這個（《台北廳廳舍》，1916）台北廳是現在的監察院，他是後來的台北州廳。他現在當時全台灣最重要的路口，就是台北的中山南北路，忠孝東西路的旁邊，所以旁邊都是各種機關、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但我們可以看到剛蓋好的時候，就是旁邊都還沒有蓋，他的隔壁在未來應該會出現總督府、中央研究所，那也是一個很早成立的機構，但這時候甚至都還沒有。所以他有一個朝他的東南邊看這個房子的角度的機會，可以看到他圓頂的天際線，就是草草帶過，描繪一下，蠻好玩的。我們現在看這個房子，或者是後來很多畫家在描繪這個建築的時候，通常不太會是這樣子，只有他一個孤身一房子。

這個也是，《帝國生命會社》（1910s）這個在哪裡呢？就是台灣，現在的中華民國總統府斜後方，寶慶路跟博愛路的斜對面，有一座跟政府官方非常好的保險公司，所以他可以在重要的轉角地，做一個塔樓，那個塔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標，從很多不同路口都可以看到這是處理那種西洋都市計畫轉角，常常會用塔樓或一些比較高聳的屋地。這裡有一個稍微矮一點點的屋地，是第一代木造的台灣銀行，那做他的地點呢，就是現在的總統府。總督府還沒有蓋的時候，他是以前陳、林兩家的宗祠，那兩家就是被總督府請他們遷走去大稻埕蓋新宗祠，那塊地徵收為總督府。在還沒有開始動工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是陸軍的跑馬場，把他們的宗祠當作武德殿，就是一個臨時的，因為知道將來要蓋新的總督府。實際上也是在一個，我們現在台北不會有這麼多的樹，然後找出一叢，我覺得他都有一點點，這是在揣度，但他其實有寫出類似的語言，就是他想傳達日本人暴發戶的心態，非常負面對不對？他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強植侵入到台灣的。像我們現在都覺得很珍貴，希望保存老街，台灣各地都有所謂牌樓面，有三牆有很漂亮，我們都會拍上面的細節細部。石川他覺得那種東西破壞了原本台灣人的街庄，他說你們這是日本人帶來這種也不是日本文化，去哪裡學的，去荷蘭英國，然後學了也不是很像，都蓋一樣，一概就是一條，把原本台灣人純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的認識其實就是漢人，他在城市看到比較多的是本島人的市集，泉州、安西或者漳州這種移民的建築。像他有一張，在現在新公園裡面，如果是日本時代的畫家都會去畫博物館，兒玉後藤，非常的壯闊哦。他畫天后宮，還沒蓋博物館之前，以前台北的一個媽祖廟，他說每次他看到那個博物館，就想說他剛來台灣時有天后宮。所以他描述這些西洋建築的時候，心裡面就在抱怨什麼。

這是他的學生，非常優秀的，一個石川的學生叫藍蔭鼎，藍蔭鼎後來在石川老師引薦之下，到台北一女中跟二女中任教，尤其是二女，二女是全校沒有台灣老師，台灣學生只有四個，就是全校都是日本人，一女也是極少數，家裡是商人或者是本島人豪宅，才可以把小孩送去。藍蔭鼎是因為他剛好，石川覺得他個性等等，剛好可以到作為上流社會的這種高級學校教書。他就把北一女，現在的北一女，已經看不到大部份木造的校舍，只有這邊有一個小三角屋頂，非常小大概兩三筆就畫完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在後來蓋新的、鋼筋混泥土的時候，把原本的警衛室搬到新的大樓旁邊去擺著，日本時代的一個拆建重組這樣子，還是把他留下了一個小小的痕跡。這張沒有什麼感想，給大家看漂亮的畫而已，這是通常藍蔭鼎在描繪臺灣鄉間景色的時候，都知道他在畫什麼，他的重點不在於寫生某一個特定地點，他在畫意境，比方說養鴨人家，一大張畫的全都是鴨子，人都看得不太清楚，就是那種很高超的水彩技巧。但這個很明確，可以看到因為我知道這個建築，就可以知道這個以前是重慶南路的大門。

像這張石川畫的《台灣總督府》（1916）也是，他不是強調整個總督府落成之後的壯闊跟氣派，這種事非常典型英國很典型的空氣遠近法，用那種很淡的水彩把雲點出來，有點碰到的感覺，好像遠方有一棟高高的房子，但又被樹擋到。這是新公園的樹，再過去的民政長官的官邸，這邊是專賣局的度量衡所，躲在後面被這些植栽擋住的，稍微不小心畫到就是。而且還沒有蓋完，因為前面的玄關的門廊，白色的門廳還沒蓋，可以看到這是蓋到一半的台灣總督府。這也是描述氣派壯闊的總督府，比較少見的一種氛圍，他既然是個背景就好好當個背景。其實日本人一直在恥笑這個高樓，即便是他們的官方傳聲筒《臺灣日日新報》，講到這個塔，就是用阿呆塔在代稱，他們覺得蓋這麼大，沒什麼用，也沒多好看，只是個權威的象徵，很多角度都可以看到他，是唯一的功用。還有一個功能就是老鷹可以在那邊築巢，這不是我講的，那時的媒體記者，很多就會覺得這個高塔到底可以幹麻，可以讓老鷹下蛋這樣。

那這也是石川的學生（陳植棋，《總督府》，1921），他畫的很扎實，畢竟是油畫，可以看到總督府就是一個很強烈的感覺。不過跟他老師一樣，有個特徵就是，他也不是畫整座建築物，沒有要畫建築圖，他們就是用總督府當題材，可是同樣地被許多的植栽給包覆。他作畫的地點有可能是度量衡所，就是大空襲被炸掉的那個台灣的專賣制度最重要的標準檢驗局，從那個位置看過去，那是一個可能啦。再不然就是隔壁的北一女，可能跑進去找藍蔭鼎說，借塔樓畫一張，這些畫家都很努力找繪畫的地點。還可以看到這種三樓以上的高度，而且塔樓是主角，在一個天氣很好的狀態之下。

總督府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形象，是鄉原古統，這一位是跟石川同樣日本時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位美術教育的老師。鄉原古統他畫的《總督府夜景》，是收錄在他的「台北名所」，就是他幫報紙等於是出版的一份，可以販賣的商品，就是那種觀光明信片。他就挑選了很多那種值得介紹，來到台北一定要去看的，那當然不用講這是統治宣導，一個機構，所以就四平八穩，正正方方的構圖這樣。非常有趣的是，這張是他一系列作品唯一的夜景。這麼多人在畫白天的總督府，畫晚上的總督府有什麼樣背後的意涵？於是有許多的揣測跟推想，這也是藝術作品有趣的地方，就是作者已死，看到他的人會各自用自己的角度解讀。所以我找到一篇很厲害的論文，就是在寫鄉原古統名所圖繪，把這個十二景，你可以一張一張拿出來做分析，非常厲害的分析。到什麼程度呢？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很多星星對不對，一般人看到夜景會說，日本時代的文明先進已經很普及了，晚上都有這些路燈，然後車輛車水馬龍這樣，相當熱鬧。

前陣子北美館有一個作品在講一位也是日本時代到戰後，農業栽培的一個他的日記，他就有提到說日本時代的時候，晚上到台北看到路上還這麼多車，很奇怪，更奇怪的事還有小姐，晚上單獨走在路上。這就是以前，他在 40 年代難以想像，就會在台南，晚上稍微人少一點，或者是女性不會自己，或就會結伴同行或在房子裡的電燈。看到很多星星有沒有？這不是畫家隨便亂點的哦，一般人大概不會看，因為它是研究這作品，他用一個手機下載的一個 app，把這些星星全部找出來，有什麼仙后座、獵戶座一大堆，抓出來之後他就可以推算，應該是 1927 年 10 月 15 日晚上七點左右，然後他自己畫了一張，他說仙后座應該要被塔樓擋在正後方。

因為我是學建築的，這分析很有趣，我對星空不是很熟，各位看一下，這一整樓除了塔樓像是燈塔的功能有發光之外，這些城還有誰在亮？對，就是東北側三樓的辦公室，其他都下班囉，這邊都下班，完全符合勞基法，就回家了，就大廳還有門口，就這排燈還亮，這排是什麼房間呢？這個是調查研究報告，就是他每一層平面圖在做什麼，我找到三樓的東北側辦公室，這個是總督跟總督秘書的辦公室。所以鄉原古統在講什麼？大家都很早下班，只有總督

案牘勞形，晚上七點還在這邊，多麼感人。然後他透過這樣子的繪畫作品，這是一個大家會流傳的明信片，然後跟大家講說，這時候總督是誰？上山滿之進，總是就是一個很辛苦的文官總督，沒辦法下班這樣。

好，那我們再看一張，石川欽一郎的基隆，他蠻常去基隆的，因為可能是被顏家招待，我看過他畫過顏宅陋園顏雲年的洋樓。那他畫這張（《基隆郵便局》，1926），這邊有一個塔樓、一個圓頂，這是在台灣建築史中非常有名的基隆郵便局，郵局蓋成這樣的，除了基隆就是台南了，全台灣最誇張的兩間郵局。基隆的這間因為是港都，所以郵局的華麗跟氣派的程度，就算拿去跟橫濱、神戶相比的話，是毫不遜色的。他有一個圓形的大廳，然後好幾階的入口，後面還有一個塔樓。但我剛剛形容得這麼厲害，而在石川的眼中，它就是一個背景而已，不是很重要，因為基隆很濕，大家都燒煤炭，就是有一個，但是他的主題還是在講說這個郵便局，火車站出來就有基隆港。

這是他的學生倪蔣懷（《基隆》，1931），他也是很想跟他師範學院的師兄弟一樣到東京美術學校，就被老師勸說，你們家本來在猴硐瑞芳那邊，有很好的礦業公司，應該要去繼承家業。那時候也蠻奇怪的，老師就會跟爸爸一樣叫你幹嘛你就幹嘛，他說你變成畫家就只是多一個畫家而已，可是如果成為一個實業家，你有這麼多窮苦的畫家同學，需要你的資助。可是他還是很喜歡畫畫，因為他很常通勤，去他們家的公司，在基隆港轉車什麼的。這是火車站，可以看到火車站前面的以前的大阪商船，近海遊船，這是一個水氣很重的地方。他的墨色用得比石川還濃，可是水分還是很多，建築的形體是不明顯的，邊線不銳利，是一灘水顏料讓他自己去暈染出來，就是很有意境。

講到塔樓，會有那種地標的效果，一定要再講一下陳澄波這個（《台南法院》，1931），大概每兩三年就會有人跑出來講說，欸我們發現這張其實不是總督府。因為陳澄波基金會出的作品集，長久以來這幅畫被解讀為台灣博物館跟總督府塔樓，是在新公園的角度去畫這兩棟房子，可是重點是什麼呢？各位看到前面有一個，這座橋是新公園沒有的，也找到文章，一直會有人發現這件事。這是台南神社的外苑，而且神社外苑是1936年之後擴建的，然後才有這座橋。這座橋有趣的是，在忠義國小的禮堂，武德殿在整修的時候就出土了，他本來被埋在地底下，沒什麼壞掉，又把它找回來，所以這幅畫不會是在台北，這就是法院被拆掉的那個塔樓，還有穹頂的搭配。可是它看起來不像一棟房子，他把它畫得很像兩棟房子，難怪長久以來被誤認為這是台博館，這是總督府。

這個是看一下那個明信片，要去看照片的對照，塔樓跟圓頂的關係，前面是福安坑溪，希望以後還可以把這條溪挖回來。這很有意境，要先去開庭的話要過一座橋，一個奈何橋還是什麼橋。看一下這是我的解讀，我覺得當時這麼強調這座塔樓跟圓頂的白色建築凸顯的差別，其實跟當時台灣的畫家，吸收到的西洋的藝術養分或許是有關聯的。這是兩座建築，這個要坐電梯上去要排很久，他旁邊是一座教堂，後來是有點像景觀的，被拿破崙稱為歐洲的客廳。那威尼斯他也算是許多藝術重鎮中，著名的一個。所以像這樣的搭配，在台灣的畫家畫面上的呈現，他可以用台灣的景色借代，去讓它看起來好像是經典的構圖，因為數不清的歐洲畫家在畫這兩個東西，把它畫在一張畫裡面，像他們這樣接受過西洋繪畫教育，在創作的時候，難免多少會受到影響，滲透到畫筆的基因裡面。

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非常喜歡那種繁榮的市街，而且是那種雞犬相聞的情境，這位叫做矢崎千代二的畫家，他畫的這個（《大龍峒里街》，1930s）是台北同安人的大本營，叫做大龍峒，就比大稻埕還要更北邊，以前有個老聚落叫做四十四坎，就是陳維英老師傅家，他們的守護神是保生大帝，這間是保安宮。等下去對比矢崎千代二的其他作品就會

發現，這些台灣的傳統廟宇是他所樂於描繪的，可是他要強調的是，前面有人在生活的這件事，那種日常的感覺，這只是一個偉大的背景而已。看到《赤崁樓》（1930s），被這種很南國南島風情的棕櫚科的植物掩映在前面的前景，後面則稍微凸出來，有個背景被看到有露出來就好了。他要表現的是前面這些，就是台灣人的日常，正好都看到穿白衣服的比較多，也是因為白色衣服跟他那種濃厚的筆觸背景可以作為對比，正好可以襯托出來。前面的人在活動、坐在路邊，地上有雞，然後有各種不一樣的生活，帶著扁擔、戴著帽子，還有小孩在跑來跑去，好像看久了會聽到他們在講話的聲音。

看到這幅《艋舺龍山寺》（1930s），這是有在進行廟會的時候，著名的鐘鼓樓，在日本時代重建的大殿，然後可以看到有些在賣小吃，很有生活感，當然廟還是很重要的背景，還是他的主題，這是日常的廟宇，這間是彰化被稱為半邊廟的元清觀。為什麼半邊廟？因為都市計畫就是從旁邊開過去，所以後殿有一小角被切到，馬路就在牆的旁邊。可是其實沒有這麼半邊，在畫構圖裡面就把它呈現半邊，其實它還算蠻完整的，前幾年火災又被燒掉，還好他是古蹟，這幾年又被重建回來。這是元清觀，他在畫這座都市計畫道路要開通之前的樣子，也是一樣，雞犬相聞的市井生活，這是他在描繪台灣的一個特色。

那接下來我想要再講的是，石川寅治，他的知名度可能沒有很高，但這張，我以前還是唸國編版的歷史課本都會有這張，各位大概多少有印象。這是在描述近衛使要通過台北的北門，要到巡撫衙門，這是一個想像的場景《臺灣鎮定》（1930s），畫家本人沒有在現場，他是30年代畫的，但他是要放在東京聖德繪畫紀念館裡面，所以要描繪明治以來的所有國家跟天皇的功績。就像是乾隆說自己是十全老人，就會叫大家把他所有厲害的戰績畫在故宮現在看到，這有點類似這樣的感覺。所以他恢復了市區改正之前的清代北門街，然後這些制服筆挺，因為他們根本就是無血開城，有人放梯子請他們進來。所以儀表堂堂現代化的軍隊，如果在鄭成功版本的故事，就叫做喜迎往斯，謝謝你們終於來解放台灣，不然是非常混亂的狀態。

那我用這張畫只是為了介紹這個畫家，他其實最有名的是裸女畫，但今天看到的都是他的建築。像這個非常著名的《台南祀典武廟》（1930s），我都在那邊買冬瓜茶來喝。祀典武廟前面有一塊非常大的廣場，那在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其實最初的都市計畫，是要在赤崁樓前面開一條大道，會切到這座廟的山牆，但他的山牆的線條可以說是台灣廟宇數一數二漂亮的，有人把它拿來跟澎湖馬公天后宮，就是天際線的線條。當時是有一位總督府官房的技師叫栗山俊一，他是井手薰的副手，他是《台灣建築會誌》雜誌的副總編，他年輕的時候在唸書時就參加過很多日本古蹟、神社、佛寺的調查，所以他來台灣也是做一樣的事情，他就去測繪熱蘭遮城遺址，去測繪普羅民遮城等等。當他知道這個都市計畫之後，他自己是有點像現在營建處的官員，他就去建議說，台南的這些廟宇每一座都是當地信仰的重鎮，不能因為你要開路就要人家讓路。所以這條路在這個地方有點縮減，彎了一條小路過去，是當時官僚有眼見、有品味、很有格局去影響那些都市計畫的制定。

這是著名的路口，台南的非常有名的郭柏川《台南祀典武廟》（1929），現在是從武廟的角度看旁邊的大天后宮，天后宮正殿後殿的山牆，這條小巷就是葉石濤跟他的夫人走的小巷。這邊有個敬字亭，好巧不巧他的地階有些不在武廟，是在旁邊的民宅，所以前幾年被民宅很順手地拆掉。但是台南真不愧是台南，他只是一個敬字亭，光是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對於文化局的責難，一定要去請屋主蓋回來，所以現在又蓋回來了。這很有趣，總之聽說是已經又按照原貌興建了，這是在台南才會發生的事情，非常希望在台北可以偶爾看到這種事情。他的用色也非常具有南國陽光，低緯度的高明度的照射的感覺，這到需要撐陽傘，日本時代住在台南還需要撐陽傘，真的是太陽蠻大的，有人在廟前遮陰，很生活化的一個場景。

這張石川寅治《神社與農舍》（1920s）很有趣，他把本島人家宅當作前景，後面山裡面好像躲了一座神社，我也是放到網路上問看有沒有人看得出在哪裡，因為也有很多台灣研究神社的專家。沒有人確定在哪裡，但非常大的可能性是台灣神社，就是最大間的那間，後來變成官幣大社。下面的民宅，甚至前面的牛、農民，好像是畫面的主角，也是筆觸上面比較清晰描繪的主題，但背後有神靈。而且這張是直式構圖，所以後面也是上方，殖民的位階關係非常明確，就是我日本在你的背後上面，後面的裡面是有祭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前面是能讓你安居樂業的過著日常生活，和樂融融農家樂的畫面，這是非常高明的構圖，我很喜歡，很有趣的主題。

那同樣在圓山，如果那座是圓山的話，這幅名作可以讓大家看看，郭雪湖眼中的圓山，他好像把每一棵樹的每一片葉子是什麼樣子都畫出來，這張郭雪湖《圓山附近》1928 真的非常精彩，植物學家可以去看葉子。我看旁邊這個鋼骨，這組叫做明治橋，就是通往神社參拜的神橋，這邊露出來的一組，沒有這個橋我還真看不出圓山，不過他畫有寫啦。這座橋也是具有統治象徵性，所有日本來的貴族或皇族、議員跟官員，他們一定要來參拜。通過這座橋來到神社之前，就會看到日本統治下，安和日麗的一個農家的情景。這邊現在圓山飯店，下面這邊也沒什麼民宅，變成「太原五百完人紀念」，這是一個生出來的歷史。郭雪湖對於這種工筆細緻的描繪非常拿手，這張薰苑只是一張草稿，原作沒有人看過，但知道這是草稿，光是草稿就非常精彩，而且應該可以猜測他在描繪板橋林家。會這樣猜，是因為台灣園林就這幾座，一一去比對的話，氛圍最像。但有很多板橋林家的研究者，其實是找不到他在畫哪裡的，就是他好像在畫榕蔭大池，可是像這座橋的形狀、上面的橋亭還有涼亭，與其說是描繪某處園林，像這個，有個小橋跨過去，但又對不起來，所以這也有點像他理想中的庭園，理想的景緻。

同樣描繪園林，陳澄波《園林》的描繪就非常爆裂。光看這個亭子，有人會覺得應該有可能是吳園對不對，有點像美人樹、水榭的感覺，可是吳園可以划船嗎？（觀眾：可以）以前日本時代是可以哦？再來是前面的草庭是哪裡？以前因為這邊有好幾個單位，其實就是不同的機構，像四春園這個高級旅館，像台南圖書館，他可能是後面這棟磚造的房子。可是前面的假山，跟這種白牆白到這種程度，又有點江南。因為陳澄波他在中國還有日本，也有許多取景的點，不一定是只有畫台灣，所以這張也是拋出一個問題，這張 6、70% 是吳園，請各位幫我找出更多的佐證。他的園林就不是像郭雪湖強調那種一磚一瓦、一草一木細緻的感覺，他要的是一種風情、流動的那種很印象派的，視覺的一個經驗。但是郭雪湖也是可以畫這種。我們講到郭雪湖就是南街殷賑，最近又看到聚珍台灣的老闆把它變成立體的，一直在那個南街但，就是大稻埕，走來走去。其實真的高手的是，他要畫明治橋可以用這種淡墨，大概不超過五種顏色，十三種顏色吧，非常乾淨素雅，這幅叫做《神橋曙色》，就是剛那座鋼骨的明治橋在 30 年代被重建，用鋼筋混泥土重新再蓋一次，他也是讓他露出一小角，最漂亮的石燈籠、鳥居，他就是其中一組拱，而且是畫一半。旁邊這個有點寫意，圓山那邊是不會有這種懸崖峭壁，有點大的岩石階梯，但是這樣的橋就非常有意境。這是郭雪湖他要濃豔到南街這樣也可以，他要素雅到這樣子的也行，真是高手。

這個橋《台灣神社》（1935）吉田初三郎畫的這一系列的背景是票選台灣八景，聽說那時候在台灣，幾百萬人口收到三億多張選票，這是一個媒體炒作非常厲害，所以各位看看現在怎麼初選民調。那個數字真的很誇張，一個人要投多少票才有這種數字？投完之後，官方覺得怎麼會沒有什麼咧，又把一些官方覺得要納入的別格，變成台灣十景，然後也是一樣，出明信片，這算是一個日本人對於國家公園早期的概念，因為這些將來就會變成觀光勝地。同樣這也是對於推廣在台灣各種治理的成果，透過這些空間被畫家描繪出來的結果，這座非常重

要的神社，還有前面的參拜道。這邊有一個警察殉難的紀念碑，是後藤新平立在這邊，也是現在太原五百完人的紀念館這樣，然後下面有一個招待所，這一系列我希望一起看完再來講。

除了建築物，吉田初三郎它描繪了非常多日本人帶來的神社，台灣人自己原本就有的傳統廟宇，這些《仙公廟》（1935）跟木柵的指南宮，戰後你總要有重建過。或者是《壽山》

（1935）的忠烈祠，是以前的高雄神社，或者是有這種英國人留下來的燈塔，這是大清國請英國人來設計的鵝鑾鼻燈塔，我們可以看到建築設計非常多元，台灣從來不是一個某種單一文化的傳入。然後日本人發現這個事情，他請畫家用同他的風格，做一個同一的表現，但裡面的主題是很多元的：西洋式建築、台灣漢人傳統建築、神社還有大神社小神社，我覺得這系列看下來更有趣的不是建築物本身，各位可以看到他背後的山，我不是地質專業，光是看形狀也知道這些山一定都是不一樣的形成方式，有可能是火山有可能是推擠，有可能是甚麼。

再回來看圓山，遠方有七星山跟紗帽山，非常精彩的，台灣不只是建築的多元，地形地貌也很多元，對日本來說真的是撿到一個寶島，也不算是撿到，很努力的得到一塊。他們會非常在意的是地方型的觀光行銷，會把這些包裝，然後讓他圖像化便於流通。這些一般人沒什麼機會有鳥瞰的視角或說神的視角，吉田初三郎也沒有翅膀，但這是他的特點，他非常常被各種交通單位委託，鐵道省啊、汽船會社啊，或各種觀光的單位，他可以呈現一個全覽式的，一般人看不到的大東亞共榮圈。但反而軍部不太喜歡他，應該是那種對於軍方要呈現的版圖擴張很有幫助，但軍方覺得他畫的圖都是想像的，比例不正確，他甚至畫大台北地區，淡水河的出海口遠方可以看到橫濱、神戶、上海什麼的，這是吉田初三郎。（《鵝鑾鼻與黑潮》，1935）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熱愛南島風情的小澤秋成，他來當評審所以也是在台灣逗留幾年的時間。《埠頭邊的建物》（1933）描繪了這些看起來很像北歐的房子，看他極斜屋頂就知道，這麼尖的屋頂，不只是塔樓，他的主體也是很陡峭的，這是為了在高緯度降雪，可以讓他很快速地排雪。這是青果合同，等於是一個出口香蕉、鳳梨、水果的有點像是民間的稅關公司，可是他在高雄的碼頭旁邊，我們看到這北歐式的房子，搭配棕櫚科的植物畫面很和諧，但知道背景就會覺得蠻違和的。為什麼？這種高緯度的建築會跟低緯度的植被搭在一起，這就是帝國主義時期為了要去呈現所謂的版圖，有很多的文明，是高緯度帶下來的，日本學習西洋歐洲的建築物，來到你原生的這些植物所在的地方，呈現出這種帝國的景象。

這張《從觀測所遙望港內》（1933）從現在的英國領事官邸，就是以前都叫他英國領事館，最近把它正名。就在山丘上的一個官邸，平常在山腳下，從上面因為以前在日本時代那個官邸，當做是氣象的觀測所，然後看高雄港內。有點好玩的是他的構圖有點在做一個框景，用旁邊的植物，透過很像是相機的取景框，他所呈現出來的是這是人造的一個新港。雖然清代就有打狗港，但日本人歷經非常多期的築港計劃，像是基隆港那樣，最大的台柱當然就是千葉水泥公司，等於是把現在的鹽埕從海裡面生出一塊地。這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帝國的景觀，不管是政府也好，還是民間的企業財閥，一起讓這個小漁村變成現代化，甚至將來他過沒多久有南進政策之後，是一個重要的跳板。所有現代化的工廠海軍的無線電所，各種軍方也好大型的機構，高雄的州廳、市役所，他的格局規模，我聽過一個說法，但還沒看到文獻的佐證，說：日本有打算在戰爭的時候把台北，這樣首都、島都的位置遷到高雄，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說不定將來真的會發生這種事。

那陳植棋他這張《總督府中學校》可以跟小澤秋成的視角做一個比較，這張在很多著作把它誤認成淡水教堂，看起來就不像教堂嘛，其實他非常明顯在描繪總督府中學校，台北城南林業事業所外面現在叫做建國中學的學校。包括它的山牆、中間的塔樓，它有一個三角山牆延伸過來，它其實是一個算是高度都市化的地方，在日本時代，城南很早就開發，日本人的居住區。可是，他所站立的地點，可能是建功神社，或附近的制高點，比方說總督府鴉片或樟腦的工廠，他看出去這間學校是在一片樹海之中。就是前面的這些植栽，這個早期被稱為台灣的公學，其實也不是貴族，但就是只有日本人的小孩才會去唸，直到後來才設立越來越多的第二中學、第三中學，才開始有台灣子弟進去。紅色的清水磚跟綠色的植栽對比在畫面上呈現出那種強烈跑出來的對比效果。張我不是要講倪蔣懷，我是要說同樣一張辜家淡水戲館後來的新舞台，畫起來是這樣子一個嫻靜，本島人的市街，靠近大稻埕的地方，但是陳植棋他畫，我覺得他把建築物當成一種工具，想要去傳他的一種個性，他透過建築家打造出來的物質，讓他在畫布重新又活過一次。

（陳植棋，《新舞台》）我們講這兩條，看起來像是小黃瓜還是辣椒，其實是新舞台山牆上面的龍，因為他是演本島人喜歡看的請中國戲班來演的，他有一個傳統的江南山牆，畫起來就是那種非常粗壯的，好像還會噴火，就是各種不太像是中國傳統對於龍的描繪。他把他用畫筆凸顯在很農業的筆觸，這是跟當時的印象派，對於東京的畫壇的影響，然後拿來畫台灣的建築，會有很有趣的呈現。

這張（1931）聽說是高雄第一張油畫，描繪高雄的第一張油畫，張啟華，當地著名的前輩畫家。他在畫旗後，碼頭邊一間旅館跟酒樓，這間叫做福聚樓。光是這個房子就很特別，長得像是傳統民居，但有一些西洋的、擬洋式的這種門廳當作玄關。而且他的玄關還不是擺在正面的縱軸上，他是放在第一近跟第二近的側面。聽說要畫這張畫的時候，是跟他的老師廖繼春一起去，所以我就在想說如果他被稱為是高雄第一張油畫的話，那廖繼春畫的大概是第二張。這張我們看到有一個畫家，畫家旁邊站一個人，就是他跟老師感情很好在寫生，老師可能畫到他。不知道哪一天廖繼春的畫會出土，可能畫到張啟華。

小澤秋成畫《旗津碼頭》（1933），然後有很日本傳統的服飾，一種很季節感的植栽，港口邊碼頭姑娘一個景象。廖繼春這個《有椰子樹的風景》（1931）不是在碼頭邊，他是在高雄舊火車站，現在打狗鐵道故事館前面，以前是舊火車站的位置，有一組台北火車站前面，台北不要的，台北要做廣場的調整，所以把他的噴泉拿去，鐵道部把他拿到高雄。然後同樣也有非常南國景象的，這是這張畫的主題，去參加畫展還有得獎，是台灣美術史重要的作品。

小早川篤四郎《熱蘭遮城鄭荷交戰圖》是因應 1935 年要辦始政四十年的博覽會，當時其實全台灣都是會場。台南會場是在現在火車站附近，不是有個高雄法院臺南分院嗎？他以前是台南的商品陳列館，裡面就展示著這些台灣歷史的，日本人看台灣的史觀蠻有趣的，他們是從中國為主題，他是從連橫的《台灣通史》那樣描述的方式，荷蘭人先來、東印度公司，接下來是鄭氏的東寧王朝，再來是大清國，再來是日本。這個畫家他要去傳達的一些歷史場景，就是當時還沒有影視的作品，還沒有黃導演可以去幫他拍出這樣的歷史場景。他用油畫去呈現鄭和交戰的熱蘭遮城的想像，後來當然被成大的教授放一個安平古堡，大家以為那個塔樓、觀景台是安平古堡。這個就是當時日本時代對於安平的歷史的想像，但是日本時代看到真正的安平是什麼？這邊有個叫做真野紀太郎的畫家，他也是寫生，他畫到的是現在在安平的國小，以前是怡和洋行，可以對照歷史照片的感覺，在洋行前面有許多水路，可以跟他做一些貨品，旁邊還有這種安平的傳統民居。

再來看小早川篤四郎《台南府城大南門》（1935），現在被修復回來在公園裡面的大南門，他如何要把日本時代還在的房子，我講說他是歷史場景，他畫了一個碑，抬在轎子上的清代官府的官老爺，我們看不到那個官老爺，但看得到那個幫他抬轎的人。還有前前後後進出台南城，就是從這個甕城前面走過去，從這些景、人物來講說，這個不是 1935 年的大南門，日本人在想像他們還沒有來之前的景象。

那些有對過去的寄託，但是剛才提到的總督府台北十二景的畫家，鄉原古統，他對於當下的台北紀錄，他又挑選了一些很市街、庶民繁榮的景象，台北現在的重慶南路衡陽路以前這一區叫做榮町。（《榮町》，1930）榮町有許多漂亮的房子，而且最有趣的是，這個房子在台北被拆掉了，但我們要在哪裡看到他的模型？在台南的台灣歷史博物館。這間叫做大倉洋雜貨，他是一間標榜你在型錄上面看到的，東京大阪最新流行的服裝，你馬上可以在我這邊下訂單，一個禮拜馬上送到我店裡面來。在還沒有百貨公司的時候，他就是百貨公司，非常著名，戰後變成正中書局接收。對面這間是書店，叫新高堂，現在在神田的神保町還有新高堂，戰後這間後來是由民間團體，東方出版社。那在這條道路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戴著禮帽、西裝筆挺，穿著學生制服那種現代化的服裝還有一些庶民生活。那就算他沒有臺北名所榮町，我們要怎麼一看就知道在台灣的景象？那建築有個都市規劃出來的東西叫做「騎樓」，你在同時代的日本描繪東京跟大阪繪畫作品裡面，就不會看到騎樓，你就會看到牆壁直接長到一樓，因為台灣的氣候需要這種空間。日本人是延續英國人在麻六甲跟新加坡的經驗，把它變成是都市計畫一定要設置騎樓，而且對於騎樓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寬度、旁邊的水溝，外面的落水管、上面的招牌、雨遮，所以每棟房子雖然都長得不太一樣，他有一個協調的共通性，雖然石川欽一郎不喜歡，但我們現在還是覺得非常珍貴。騎樓是被法制化之後出現在台灣的，不然以前就是你想做就做，不做也沒關係。

那同樣在台灣的畫家（葉火城：《豐原一角》，1927）你會看到在豐原最熱鬧這條，像這棟戰後拆掉，其實大地震之後就受損，1935 年的時候，豐原一個第一高樓，前面有連排的街屋，很強調那種騎樓底下的生活。所以水彩跟墨色用得非常重，讓人看起來在陰影底下，騎樓的效果就出來了，就是要躲你台灣這種太陽，所以才需要大家一定要蓋騎樓這件事情。李梅樹在畫的《三峽街道《金山（1930）》，也是一樣，旁邊還有人力台車，把騎樓當作是整幅繪畫的主題。甚至，楊三郎在畫《金山舊街》新北市的尖山，他就在騎樓的底下，你可以看到這種磚拱廊，這種西洋的柱子，還有當時日本人想要推廣的銀座的煉瓦街，就是一個模範的街道，請英國跟德國的技師打造的。在台灣，都市計畫把它變成從南到北到處都看得到。

鄉原古統，再回來看他的十二景，我選了一個《北投溫泉》（1930），日本人就是到哪裡都會找，到台南就發現關子嶺，到屏東就發現四重溪。所以 1895 年來台灣，1896、97 年就慢慢被日本商人開發北投了，北投完全是一個被日本人長出來的。以前傳說中只有平埔族的女巫住在裡面，因為煙霧繚繞，非常適合女巫在裡面。蓋了公共浴場，包括前面的瀧乃湯，很早期現在還在營業的老湯屋。建築不是重點，他在講是一個自然環境中的，人在裡面非常悠閒去度假的氣氛。剛才有提到水源地。陳澄波那張畫，是站在蟾蜍山畫水源地，但這鄉原古統《從水源地眺望台北市街》（1930）是從水源地上面的淨水池，畫整個水源地的設施。這非常好玩，因為水源地是保護區，不會隨便讓你跑進來，可是他把他當成十二名所，也不想說他畫的時候會不會很多人想說這可以進來玩？

為什麼會有一個制高點呢？他是在台北叫做小觀音山，他遠方看到的是真正的觀音山。這小觀音山是英國的技師巴爾頓去幫總督府探勘的時候，新店溪的這一段適合抽水上来，做淨水。之後呢他要把這些水輸送到山上面，慢慢地沈澱，再透過高差自然流下，所以他會重力加速度水越流越快，然後通過一個量水錶室，每天都通過都要水，再遊到遠方的三四街，這

就是總督府。三四街就是包含艋舺跟大稻埕，包含這一座山，整個是日本人營造出來的，讓你有自來水可以用，也就是傳說中戰後的中國軍隊，拿著水龍頭往牆上用，希望會有水出來這樣子。這件事情在台灣非常重要，我們現在有水可以用簡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從這個地方開始，巴爾頓後來也是被立了一個雕像。這一棟森山松之助設計的，他就是唧筒室，就是抽水馬達站，現在非常多的婚紗也好，音樂的MV都會去拍，把它當作漂亮的背景，其實重點是前面這兩個大的水池。

後來巴爾頓又有一個很有名的學生，叫做濱野彌四郎，可能各位聽到現在覺得還是沒有聽過。不過濱野彌四郎有個學生叫八田與一，所以是從他開始，慢慢把蘇格蘭的水利工程技術帶到日本，做得很棒，東京就靠它了。再請他來台灣看看，台北台南台中高雄哪裡應該要坐上水道下水道的計畫。來看一下鄉原古統畫的大稻埕的台北大橋，他也是同樣呈現了一小組橋墩，鋼骨的架構，還有這種傳統的、不是現代化的人力的船隻，作為一個文明的對照。

木下靜涯他是來台北看朋友，聽說朋友生病了，看一看朋友之後，發現盤纏不夠，沒錢回日本，之後就住在淡水，真是一個奇人，藝術家的性格。他的房子最近新北市政府終於要修了，這是一個市定古蹟，他描繪了很多那種日本人符號的建築物。比方說《圓山護國神社》，這是一間位階上次於靖國神社，戰歿者入祀的，在台北現在的大直忠烈祠，或者是台中神社加上台中孔廟，加上體育場、忠烈祠，就一大區，台中公園之後搬到第二代的《台中神社》。我們再來看一個，在附近的，《台南演武場落成紀念》，就是大日本武德會，他在各個街庄郡，都會有不同的國小，非常地幸福，得到台南州等級非常高的武德殿作為他們的禮堂。木下靜涯他描繪這些日本人的建築物，他都只著重在建築物本身，他都不是憑空出現，旁邊都有市街，都有其他隔壁的房子，但他不管。像他這個他只畫了一個路燈，作為一個基礎設施，有一個構圖上的前景。包括他的神社，這些好像都是那種仙島上面的仙山，旁邊雲霧環繞，很空靈的感覺，可能跟他的個性也有關係。但是從後設的角度從歷史過了之後回去看他的作品，其實蠻感慨也蠻有趣的事，他始終覺得象徵日本人的這些符碼並沒有深耕在台灣，甚至是透視漂浮在半空中的感覺，你不知道地平線在哪裡，旁邊都是雲，這就是木下靜涯。

再來就是，我覺得最奇怪的畫家，他叫村上無羅，他本身是評審，然後他的作品現在典藏在國美館，這張是《基隆燃放水燈圖》（1927）國美館，下一張是北美館。我講說奇怪是，他好像在畫台灣，看起來也是，人物風俗這些，但其實在畫哪裡不曉得。基隆真的有這種陽台殖民地的拱廊式建築物，可是屋頂，比方說這棟樓是平屋頂，那時候哪有平屋頂的房子，然後女兒牆是這種欄杆。這棟更怪，他是帆拱，帆拱就是四個半圓形拼起來的一個穹頂，這在伊斯坦堡可以看到很多，世界遺產聖索非雅大教堂就是長這樣子，基隆哪裡都不是長這種房子，他描繪的都是他想傳達的意境，他是在基隆女中教圖畫科。

這張更神奇《林泉廟丘》（1933），好像看起來是台灣的樹、台灣的廟，我覺得這是一張出現在夢境的構圖。有人就在猜測這是月梅什麼還是草堂，還是靈鷲山的什麼，但其實很多都對不上，比方說時間對不上，地點對不上，最後我們只能說，他可能在畫夢想中的景象，很超現實，我覺得有一點像是盧梭，或者是還是誰，就是有點不太像，但又是台灣的主題。

那同樣，《萊園春色》（1939）很明確，他要畫萊園，郭雪湖的作品。但是他的用色跟後面的植栽我也覺得有點超現實，當然萊園可能就真的被整理成這樣乾乾淨漂亮，前面還有花圃、水池，但他整個色彩對比非常搶眼，搶眼到有點超現實。

《古都台南》（1930s）。立石鐵臣是一個對於台灣情感非常深的，包含剛才有提到，有一些刊物，《民俗台灣》，他就是在那個圈子裡面的人，幫忙做美編的、幫忙做封面設計排版等等，反正就是一個美術人才，他也是老師。這張是他比較少數繪畫型的作品，他絕大多數都是版畫，或者是那種水彩的速寫。這張是很厚重的赤崁樓，但他在構圖上有一點傾斜，就是那個右尾再搭配傾斜的構圖，雖然顏色非常濃中，但我覺得快飛起來了，就是那種很飛揚的感覺的赤崁樓。

同樣的對比，我想跟陳澄波的這個《南瑤宮》（1930s），那特別在這裡講這張畫也是，因為陳澄波畢竟太早就走了，家人都把他的畫藏到忘記他在畫什麼，很多人書上都寫這間是大天后宮。這應該是彰化南瑤宮，他也是把原本這種泉州廟裡的奇巧，在他的繪畫裡更加地強調表現，有一點誇飾的感覺。

立石鐵臣《東門的早晨》（1933），因為他在台北的東門町出生，他最後在台灣最後留下的一些風景，就是他小時候生長的地方，台北的東門。這是其他的畫家，恩地孝四郎，《台北南門》（1937）是描繪台北的南門。陳澄波畫《台北東門》（1916），這個是他剛上台北的時候，所以東門附近還沒什麼開發，總督府醫學校也是很像一片荒野中的感覺。

最後我用這張葉火城（1943）做結束，是要談到戰爭對藝術的影響。又回到負面的一個府城，他好像在描繪一個非常靜謐的景致，日式的屋瓦，加了庭院的樹，這種門窗，在廊下悠閒的風景，小孩子在玩的是飛機、船、戰車。已經 1943 年了，太平洋戰爭之後，這個國家被總體動員的一個時代背景。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陳文松：這個我跟畫家有因緣。陳澄波，其實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休學一年回來，然後去一家環保公務公司上班。那個時候碰到陳澄波的孫子，就跟我是同事，但是後來我要負學時先離開。他後來送我衣服陳澄波複製的一幅畫，是嘉義的街景。因為我對陳澄波了解是就是二二八，其實陳澄波念的國立學校，也是我博士論文研究的一所學校。因為那所學校大家都習慣把他認為是培養老師，那是以後師範以後的問題。在國立學校 1919 改制之前，是全台灣所有人才的培養所，為什麼石川欽一郎會在裡面教書，因為他裡面是有實業部門，早期因為要蓋鐵路，所以有實業部，因為發展農業，也有農業部，但這些實業科後來變成學校，就地成立了，或是有實驗所。但是他有一個食品學部跟師範部，師範部是甲乙科，這個是兩個主要人才的培育。台灣人基本上就是就讀國語部，因為國語部可以繼承家業。在日本繼承家業，你不懂日文不行，所以那些實業家當然會把自己子弟送往國語學校就讀。但國語學校就讀有限制，就好像我們早期的師專一樣，你就讀師專，是因為工作有保障，你一定要服務比如說五年，國語學校早期還有規定十年。

所以你可以想見，吳濁流在他的書就有寫，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時候真聰明，就是第一個國語學校，讓那些有錢人的子弟全部去念醫學，這樣他們就不會反抗了。中下階層都去當老師，十年或五年就綁在教壇上，你的青春一輩子就在那邊度過，你在工作期間娶了老婆，你就不敢反抗了，為了保住飯碗。所以他在戰後回憶這段日本統治時，他說日本人聰明，這是他們的政策。當然，即使如此，後來反抗的人士全都是日本人學校出來的，這也是後來總督府在 1920 年代時突然驚醒，開始有文教局成立，就是後來的動員，很重要的機構，就是文教局。文教局不是一開始就成立，一開始是殖產局，就要發展台灣的殖產興業，蓋一些產業，還有發展這些設施。但是當他培養那麼多人，因為國語學校的甲科的畢業生都是內地人，這些全都要去台灣每所公學校當校長，台灣人乙科全部都去當訓導。所以那個殖民體制是被複製的，一直在複製，那這些人當然是也是一樣，各取出路。李梅樹、倪蔭懷、陳澄波這些人，國語學校唸完之後，他們就再去日本留學，這是另一個當時所謂文青、藝術青年，你在

台灣找不到出路，你就必須要出走，包括要去上海北京，去美國，日本時最大宗。各位如果去東京的藝術大學，就在上野公園嘛。台灣早期藝術人才其實都是出自國語學校，這些人回來之後，當然繼續培養年輕的畫家。

另外剛才提到，不管是日本人畫的作品裡面他的藝術價值都很高，其實有些場景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變遷的見證。剛才提到的武廟前面，前面在做生意，一開始提到台南公會堂，公會堂會變成公會堂也是一樣，政治開始轉變。公會堂早期辦活動最多的是台灣文化協會，或是後來的工友總聯盟，總督府發現你們都是在批評我，就不給你們用，你們來借我就不給你們借。後來他們就回到最傳統的，武廟前面辦演講會、辦政壇，辦抽獎活動。比如說工友總聯盟第二次全國大會是在松金樓，就是現在的中正路尾端那邊，後來也是戰後被拆掉。松金樓就是蔣渭水他們那時候辦第二次全國大會的地方，為什麼？因為公會堂，總督府就是台南州廳不願意借，當然他們不會在松金樓辦活動，就跑到武廟辦群眾演講會。所以當時武廟前面其實也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文協 1927 年分裂之後，林獻堂這邊、蔡培火這邊、連溫卿、盧丙丁，其實是在搶這個地方。那武廟誰經營呢？這些傳統的仕紳，在武廟他們是管理委員會。所以，在武廟進去兩邊，大家平常會去看他的大丈夫，可能是清代的那些匾，或是去拜他們。因為我是做日治時期，看兩邊，兩邊是昭和四年跟八年，就是那個重建碑。裡面在所有的捐款者當中，就有一個很奇怪的台灣唯一，叫做民眾黨，而且是第二名哦。第一名是陳中和，第二名就是民眾黨，那在台灣你非常少看到，以政黨名義去捐，你可以看到連戰、蔡英文、馬英九的，你大概很少看到民進黨的。他為什麼要捐錢呢？因為那時候都要跟武廟借場地。在這些場景裡面，其實當時的一些政治運動都在那邊，或是也可以成為一個被創作的對象。

糖業的話就更多了，剛才提到的部分就是舊糖廠，庄司總一那個部分，其實台南仕紳，在台南糖廠還沒有成形之前，其實是臺南仕紳這些人要經營的，他就是台南製糖株式會社。但是因為橋頭這個地方，台灣製糖會社擴充的時候，後來總督府就幫助他們在車路墘這塊地，蓋一個車路墘製糖所。蓋好之後，又為了運貨方便，蓋了一個車路墘車站，所以各位要搭縱貫線時，有一個保安，成功追分，他一開始其實是車路墘。這整個市政，這整個地方開發都跟糖廠很有關係。後來國民政府來了之後這些，我們需要土地時，就跟台糖要，台糖其實在戰前等於是台積電的位置，所以今天台積電辦這個活動是有意義的，在日治時期就是台灣製糖株式會社贊助哦。

台南公園的興建也是一樣，也是製糖會社跟那些金融團體去出資的，所以台灣製糖、明治製糖還有台灣銀行跟千葉銀行，所以在台南可以找到的金融機構，都有投資興建台南的公園。因為一般三分之一是總督府，三分之二是民捐，三分之二有一半又是殖產興業的時候那些大企業，或是金融資本進來。所以台南公園跟整個台南神社之間的關係，剛才一開始所提到的就是，總督府在一開始 1900 年代的時候，就希望他是形成一個綠帶。所以台南大南門後面，他其實是一個鳥圍，就好像台北植物園一樣，他其實是個鳥圍。地方法院那邊希望是蓋一個博物館跟美術館，那後來台灣神社其實沒有連到，他只是希望在這個地方類似一個大家可以休憩的地方。那 1916 年，後來才蓋台南公園，台南公園是在北邊。當時的都市計畫是希望有兩個，一個南公園一個北公園，但南公園遇到什麼問題呢？因為他本身已經變成一個大家休閒的地方，所以他感覺不再需要。另外一個是說，如果在那邊蓋公園又要徵收土地，就好像現在的南山公墓一樣，就要拆遷，因為那是清代以前的公墓。北邊呢？北邊不是，北邊是亂葬崗，北門出去是亂葬崗，而且是軍隊，步兵第二聯隊就在這裡，所以那邊有射擊場，還有練兵場。所以他徵收北邊的土地相對容易，成本比較低，只要軍方下命令，說要你的墓要遷，一下子就遷光了，所以他決定在這個地方設置台南公園。

台南公園不是只有單純的公園，一開始是運動場，後來他變成，野球、棒球舉辦的地方。所以 1917 年他正式開園之前，其實那個地方早就完了。所以很多當時的政府機關，比如說郵便局的員工就組成一個棒球隊，那個糖廠更多，就車路墘那裡，還有地方法院也組成一個棒球隊，他們都在那邊比賽，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是早期台灣棒球發展的聖地，在台南公園。另外一個他很重要的活動是什麼呢？閱兵。只要有皇族來步兵第二營隊都在台南公園閱兵，或是打敗俄國，後來很多軍方皇族到成大，步兵第二聯隊視察的時候，所有的官民要集合地方，不是在營區裡面，是在台南公園。台南公園等於是另外一個閱兵場，練兵在北門外，閱兵在城門內。

另外一個跟剛才淨水場有關的是，1917 年台南公園開園之後，他除了是公園之外，他也是一個開水室，其實當時淨水場的水管線先配到台南公園這個地方，在分到家戶裡面去，他也是一個淨水場的開水室，從此台南市民就可以喝到新鮮，不是新鮮，是乾淨的自來水。我想這個是在台南市都市規劃裡面，包括這些圓環，圓環其實不是真的要做交通的什麼，他其實是綠園，其實是公園。所以你看台南公園，早期的台南市都市規劃的設計，這幾個公園其實都是綠園，所以我們現在叫做民生綠園。綠園是可以親近的，圓環後來大家會覺得很恐怖是因為整個都過不去，過不去的時候他就死掉了，像我們的城門一樣，但以前是相連的，人是可以很自由的。所以我們以前的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因為他有很多地方是跟銀座通連在一起，所以你要逛街就去那邊。而且很多那種所謂的晚會，晚會都在那個地方圓環去辦。但是這個變化基本上都是在 60 年代之後才開始，你去任何一個圓環，訪問周邊的民眾，戰後那裡跟市場一樣，晚上也是很熱鬧的地方，不像現在是死氣沉沉，又不像現在一樣常常發生什麼車禍，真的是。這邊好像是交通之癌，但在台南又有它的歷史意義在，所以你要拆他，也不太可能，不像那個台北，大概都拆光了，剩下幾個代表性的，但我想這是整個對都市的思維不太一樣。這個軸心也慢慢從成功路，移到了中正路，整個都心是有轉移的，因為時間關係，就先講到這裡。

主辦單位：謝謝兩位老師精彩的演講，我們真的有台南穿越時空，不只台南還全台走一遍的感覺。現在剩下一點點時間，我們還是把握一下，有沒有現場的觀眾想，好。

觀眾 A：我看到題目談的是文明化的空間跟文青的生活，所以我看今天比較講建築。我想請教老師，在這些感受裡面，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當時的人在這個空間內部，他的生活是什麼。我們現在看到是外部氛圍的呈現，我們一直沒辦法很具體地去理解 1930 年代屋子裡面，人的生活到底是什麼，他的吃喝育樂是什麼，我本來很期待在這場聽到這個，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請老師分享一下，滿足一下我來這场的想要。

主辦單位：老師要先回答嗎。

陳文松：這個部分其實，如果以日治時期來看，早期開發是西門路，西門町這帶。因為最早的城牆被拆掉是在西門這段，到蓋公園才開始把北門東門這邊的牆拆掉。早期日本人開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西門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一丁目，成功路跟西門路交叉的地方，有一個大舞台，大舞台是洪采惠當時台南仕紳所經營的一家戲院。其實我們從當時，剛剛凌老師介紹的有一些，比如說最後面那張戲院，戲院是台灣人很喜歡看戲，日本人很喜歡看他們的正戲，就是日本人的戲劇。台灣人早期是看歌仔戲，後來歌仔戲被民眾黨罵得一塌糊塗，就演豫劇或者是崑劇，就是從中國內地那些劇團來這邊表演，很多阿嬤都會背著自己的孫子去看戲。在赤崁樓附近有個叫赤崁璽樓，就是洪東亞，他常常被提到的故事就是說，洪東亞其實有兩個兄弟，為什麼要蓋那麼漂亮，僅次於五層樓仔，它其實是四樓半的高樓。他雖然是比

較後期建的，他就是因為小時候他阿嬤，常去大舞台看戲，他在那個地方買房子就買下來，就蓋了一棟，變成是孝親樓。

在二丁目那邊，就有寶美樓，很多的酒樓，其實就在二丁目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有住了一個很有名的人叫做許丙丁，許丙丁就住在西門路，西門町會寫很多小封神，就因為隔壁就普濟殿，他從小就跑來跑去，所以他對戲曲的研究啟蒙很早，因為他靠近大舞台又靠近這些包括武廟天后宮在附近。那三丁目跟四丁目就很多，三丁目就大菜市、西市場，西市場 1905 年就蓋了，西市場也是漂亮的建築，我覺得凌老師會非常有興趣，因為他最近會修復會開放。西市場對面就是宮古座，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是為了日本人而蓋，因為日本人他們享受，特別是西市場，因為那麼新鮮的生鮮部或是販賣部，有規劃的市場跟台灣的傳統市場是不一樣的。其實後來台南公園的魚都拿去那邊賣，不是，台灣公園那邊有個燕潭，但是早期那邊是可以釣魚的，為了怕他的池水變髒，也會養很多草魚。草魚最喜歡吃蕨類，他也不會優養化，但有陣子草魚生長太快，所以公園的管理者抓起來就拿到菜市場去拍賣哦，聽說賣得還不錯啦。

接下來過四五丁目的地方，就是交通要道就是民生路跟西門路這個地方，民生路再過去就是中正路，中正路前半段是銀座通，後半段是特種營業區。所以基本上，講白一點，吃喝嫖賭都在那個區域，就是西門町啦，西門町的新町大家都知道，很多特種營業區，包括內地人的營業區。旁邊就很多酒樓，以前西邊這個地方就是已經繁華的地方，所以日本人要進來很難，因為台灣人基本上都在這個地方，所以他們只能埋地，或者新建新的市街，銀座通就是這樣蓋出來的。剛才凌老師提到，那個亭仔腳一定要做出來，而且他的格局都是非常方正。而且有趣的是，各位知道林百貨賣什麼嗎？林百貨賣一些衣服或是精品，但其實裡面還有包紅茶，什麼麵、咖啡也有，他也賣票，對船票。王育德那時候出國，要去日本，就是到林百貨去買船票，裡面其實是有日本旅行社的支店在這個地方，等於是這個地方食衣住行或是娛樂的地方都在西門町，西門町跟末廣町這一區。補充一下一個很有趣的，永福國小這個地方在清代是台灣最高的行政單位，台灣兵備道，日治時期變成台灣總督府商業學校，那個時候就是吳新榮去念的地方，他 1925 年念的時候是在那個地方。後來變成台南市役所，州廳蓋了之後，是一所才搬到州廳裡面去辦公。市役所不見之後，他又恢復成學校，所以那個地方以前本來是最高行政單位，後來又變成學校，一直到現在。這整個空間的變遷，有些地方還蠻特殊的。這個市街完成之後，也不是只有日本人獨享，台灣人很聰明，你要開酒樓我就跟著開酒樓，天公壇後面就開了鶯料理，就是可以去喬事情的地方，就到那裡去。這個地方大概是一個新的都市，新的公共空間出現之後，整個都市的規劃任督二脈就打通了，就民生路跟成功路一樣可接到安平，中正路直接接到運河去。西門路打通之後，它就變成除了台鐵縱貫線是南北向之外，另外一條就是西門路，西門路可以南邊到高雄，北邊到嘉義蕭壠這個地方，所以他的交通其實變成棋盤狀，圓環就是一個綠帶的規劃。

凌宗魁：我也補充一下，不好意思，比較少談到人在空間裡面活動的情形。其實我覺得不同的切入角度，比方說我今天談物質，談繪畫的話，比較多是在可見，但人的活動其實是不可見，我們可以在文獻或文字裡面，在各種跟當地人的訪談，很多地方上的分享。我講一個剛才陳老師提到很有趣的，就是原本工友總聯盟第二次大會，應該要在公會堂，但沒有借到所以去松金樓。我現在看他第一次聚會在哪裡。這是台北的蓬萊閣，大稻埕非常有名的酒樓，有個淡水的富商叫做黃東茂經營的，這間在大稻埕號稱三大酒樓。他們在這個地方聚會是一回事，而且還會掛著一個「同胞要團結，團結真有力」，然後吃東西。不只大家來喊個口號，當然那個他們之間都交換情報、結交朋友、換名片呀，各式各樣的，所以第二次也還好是在新松金樓，這個新松金樓，我在想他若真的借到公會堂去辦大會的話，他要叫外燴，他

也不是餐廳。我有看過那裡在叫外燴的照片，有個台南廳長叫做枝德二在那邊辦演習，每個人東西都一樣，就是一塊麵包、一個蘋果，一瓶氣泡水，就是這樣，我覺得那種宴席是交會不出什麼火花的，所以還好他沒借場地給台灣，才會在酒樓，松金樓。所以留下這些實體空間，其實有的時候都是在等故事，他一定很多故事可以講，包括他戰後附近有空軍阿兵哥跑到附近打架，結果害這家店被勒令停業，諸如此類，如果拆掉的話，就比較少有機會談到這件事情，就被拆掉了。

但是剛才陳老師有提到的寶美樓還在，跟各位呼籲，最近法國台北婚紗好像關掉了對不對，就是他本來用這棟房子，我們都說這是寶美樓，這是有連橫跟他的好朋友在裡面吟詩作對，這棟房子完全沒有被拆掉，就只是被包新的建材在外面，從另外一個角度，後面還有寫寶美樓。他在的時候，他想包怎樣就包怎樣，有產權，他現在走了，請各位台南的朋友，一起關注我們要如何看到文青生活在空間裡面，就是要被討論。舉一個案例，這個就是台北非常羨慕的，林百貨因為他被修回變回百貨公司，以前他小時候真的在林百貨逛過，他會回到這邊講故事，會幫他宣傳，會幫他做口述還有影片等等。剛剛提到的，各種不管是西市場、宮古座、台南魚市場，有的在有的不在了，包括很可惜的新町，吃喝嫖賭都在這裡。可是最能夠見證這些活動的，真花園被拆掉了，他這樣一個合院，裡面是各種，可能需要比較刺激的老台南人就會需要這樣的空間跟場所，但他被拆掉之後就很可惜。簡單回覆到這邊，接下來還有很多場不同的主題，而且台南朋友真的非常幸福，有機會可以聽其他老師從不同切入角度，我今天因為時間有限而且才疏學淺，只能從繪畫談建築，這是比較表象的，或是比較可見，但是在裡面的人如何使用，還有很多切入面向，有音樂影像，還有攝影作品，或是詩歌各種日記等等，好像超出太多時間了。

主辦單位：還有沒有其他觀眾，再開放一個問題好了。沒有。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裡。等一下先請大家留不，因為我們主辦單位希望大家有個大合照。因為我剛剛得到一張很棒的海報，我先跟大家工商時間一下。今天開始，成大圖書館一樓會有一個很棒的攝影展：「豐美大地·魔幻政治」拉丁美洲相關攝影作品展，他的策展人是香港藝術家秦偉、何寶珊，他們聯合策展，就是然後參與的作品有非常多有名的攝影師，就是全世界有名的攝影師。歡迎大家今天五點半會有一個開幕儀式，它是一個茶會，就歡迎大家看攝影喝茶吃點心，這個展覽會到 7 月 12 號，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